

传奇的“小沙渡”

钱汉东

苏州河上的小沙渡,是个古渡口,为南来北往的商客居民摆渡过河。河南岸有块凸出的土地称半岛,一只小木船在此摆渡。1900年工部局筑路时命名小沙渡路。1943年小沙渡路正式改名为西康路。在今西康路的最北端的西康路步行桥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个地名似乎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,但它却是载入史册的宝地,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。小沙渡曾是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的集聚点,蕴含着上海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。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火种最早点燃的地区之一,此处聚集着数十万产业大军和劳苦大众,也是早期革命党人活动的地方。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在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,被史学家誉为“赤色沪西”。

沪西原有一座大白鸣钟,可惜这一地标建筑在解放后因道路拓宽而废弃。它离北面小沙渡,可谓近在咫尺。小沙渡离我家并不太远,可惜我从未留心过,对此怀有几分愧疚之心。这里留有早期民国时代的文化记忆。

八月盛夏时节,傍晚时分,燃烧一天的骄阳缓缓西下,天空中乱云飞渡,地面上热

浪滚滚,行人汗流浹背,匆忙而过。我从南面半岛花园旁拾级而上,因为是人行桥,不算宽阔。站在桥上,我极目远望,四处高楼耸立,接踵而来,彩霞满天,余晖洒在清澈的苏州河的水面上,波光粼粼,也给人行桥绘上一层金色,桥型漂亮典雅,华丽而不失庄重,仿佛成一件艺术品,让人赏心悦目,流连忘返。

桥北头紧挨着光复西路,桥身采取传统江南水乡的“八字桥”形状,便于两边行人上下,让人会联想到水乡绍兴漂亮古朴的八字桥,桥身正面绘着浮雕图案,一幅介绍“小沙渡湾”引起我的注意。“九世纪中叶,这里有一渡口,名叫小沙渡,沟通人们南北往来,所以此湾称之为小沙渡湾。”可见此渡已有千年的历史,这里演绎过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苏州河上已架起了众多的桥梁,西康桥为“丁”字型构造,钢筋混凝土筒支梁结构。平整的人行桥面上,选择周边四家代表性企业,采用石刻四幅微型旧厂房的浮雕并有简要说明:

20世纪初福新面粉三厂,福新面粉是旧中国最大的面粉;华生电器厂于1910年

为我国民族电机制造厂;江苏药水厂英国商人1874年所建,为上海开埠后第一家化工企业;申新纺织公司,我国近代规模最大民族资本企业。过往行人到此禁不住放慢脚步,细细品读,不由地发出一声感叹!

小沙渡有辉煌的革命历史,曾是上海乃至全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辉煌所在,这里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口,成为劳苦大众的栖息地。五四运动爆发,此地工人率先自发声援北京学生,所有内外棉厂1.5万人的同盟大罢工,带动了全市各界工人罢工,参加人数达11万人。如外商上海电话公司约500名中国工人宣告,罢工期间,不替任何日本人接通电话。沪杭、沪宁两线铁路工人同盟罢工。工厂不冒烟,机器停止转动,电话呼唤不应,海陆交通断绝,码头无华工踪迹,成千上万的工人,劳动苦力走出工厂,上街示威抗议!上海工人阶级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壮举,已永久载入中国革命史册。

站在小沙渡边,令人遐想无限。这里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摇篮。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选择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之地,办起一所工人半日学校,俞秀松、邓中夏、项英、刘华、李立三等革命家前来讲课,宣传革命,走出一批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英烈,如李启汉、刘华、顾正红等,为小沙渡写下了壮丽传奇的篇章。

古老的小沙渡,这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,是永远值得缅怀的地方。

树到死也站着

高明昌

树到死也站着。这是我小时候对树的感觉,这感觉隐秘、朦胧——宅东一棵大杨树,树桩有水桶般粗,高大概在六七米,树冠有牛车棚一样大,树皮像一片片烧过多次的粽子芦叶,黄里透黑,竖着贴在滚圆的树干上,杂乱、无序,看上去,像是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,不耐看。

我见过树时,问过母亲多次,这棵树死了吧?母亲说,不死,开春后,会长出青头来的。我就等着春天到。春天来了,别的树枝上冒出了新叶,这棵树依旧没有动静。我又问母亲,这树死了。母亲说,再等等,树老了,返青慢。可时间到了夏天,老杨树依旧是乌黑一片,所有的枝叶横七竖八地竖着、横着、斜着,我断定这树已经死了,是老死的。

老死,老了一定会死是事实,但让我钦佩的是:这树,老死了也站着。风来了几场,雨下了几次,闪电闪了半夜,着地雷轰地面,几次说不清,好几次都在老树的枝上响过,树颤动一下,还像明亮天宇下的一幅水墨画,利落地挂在天幕里,干净,锃亮。坏天气过去了,望一眼老树,看见笔挺地站着,孤苦、冷峻、威武,一派凛然的气势。

那个时候,我对老杨树有了好感:生命到了尽头,但生命带来的风采依然存留大树,存留天地。老杨树做到了。我认定:树老死也站着,其实是生命另一种延续,这延续,不动声色。

后来去了城里,老杨树很少看见了。

今年,“烟花”台风来的那一个早晨,雨一直下着,像是倒下来似的,不断连,风像一个浪人,乱喊乱跑。楼下有人唤我,要我的车子开一下,说假使李子树断了,会压坏车顶的。我急急地下楼,感恩师傅们的好意,就将车子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。

我回来时,发现李子树,在向上分叉的地方被锯掉了,留下光秃秃的一根树干,心里觉得人残忍,非常可惜,可惜什么,可惜到了大热天,我的车子从此就无遮阳的东西了,心境很差,但没有办法,今天锯掉李子树,是为了我的车,为了我的好,我也就认了,谢过师傅几句话后,我就上楼了。

后来的日子,我天天下楼,开车前,先看一眼李子树。

看看它,能否还活着,一月过去,两月过去,三月过去了。有一天,我看见,在这断头的地方,居然长出了几根小小的嫩头,这嫩头的后面有个小小的嫩枝,嫩枝头不断地伸长、伸长,后来就长成了枝,枝上又长出了嫩头,嫩头长成了叶,叶从一片长成两片,三片,四五片。

看着,就会想起老家的老杨树。老杨树到死也站着,李子树锯头也站着。不但站着,而且居然还活着,活得生龙活虎。从根到枝,从枝到叶。我想到了人,还想到了自己,我觉得人和我都很羸弱,没有树内心的强大,所以,要向树学习,学树的什么,各人想各人去。

乡野茨菰滋味长

徐新

茨菰,是我们儿时的冬天经常能吃到的食物。茨菰的叫法有多种,比如慈菇、芽菇等,还有燕尾草。它的长相很可爱,圆头圆脑,大者如桃,小者如栗,每一颗都带有一个顶芽,俗称“茨菰嘴子”,弯弯地翘着,好像是一个个十分俏皮的小逗号。宋人苏颂曾对慈菇作过形象的描绘:“剪刀草,茎干似嫩蒲,又似三棱草,其色深青,每丛十余茎,内抽出一两茎,上分枝,开四瓣小白花,蕊深黄色,根大者如杏,小者如栗。”我的家乡没有种植茨菰,但冬至以后,总有几条船装着满舱的茨菰停在小镇边的河里。

那时候,我们每家都会买茨菰,而且一买就是十几斤囤在家里,放着也不会坏,大白菜、青菜等吃腻了么,就换换口味。茨菰口感微苦,少时回甘,在当时不是我们爱吃的菜。于是,父母在切好茨菰块以后用开水焯一下去掉苦味,并采取红烧的办法,来改善口感。当然茨菰烧肉味道还是很好的。但是那时候物质匮乏,只能在过年时或者来客人时才能吃上茨菰烧肉,而且我们还是喜欢挑肉吃。即使那酱红色的肉躲在白色的茨菰下,我们的筷子好像长眼睛似的,总能很快地把肉扒拉出来,忙不迭塞进嘴里大快朵颐,而那被油脂充分浸润的茨菰,味道似乎也好了许多。

文坛老饕汪曾祺曾专门写过散文《咸菜茨菰汤》,描述了他对茨菰由不喜欢到喜欢的过程。“我小时候对茨菰实在没有好感。这东西有一种苦味。”后来,汪先生19岁离乡,辗转漂流,三四十年来没有吃到茨菰,就因为这么久违了,便对茨菰有了感情。他说:“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菰的。我见到,必要买一点回来加

肉炒了。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。所有的茨菰,都由我一个人‘包圆儿’了。”而他的老师沈从文认为茨菰有“格”。那年,汪曾祺去沈从文家拜年,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菰肉片。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菰,说:“这个好!‘格’比土豆高。”

茨菰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,《本草纲目》这样描述:“一根岁生十二子,如慈姑之乳诸子,故以名之。”这是说到了收成时,它每棵秧下都有一串如土豆般的茨菰,一般是一串12颗,象征着一月一圆。因此,民间多视茨菰为吉祥物,寓意多子多福,所以也颇受历代文人的青睐。唐代白居易曾在《履道池上作》道:“树暗小巢藏巧妇,渠荒新叶长慈姑。”宋代杨东山的《咏慈姑花》云:“折来趁得未晨光,清露稀风带月凉。长叶剪刀镰不割,小花茉莉淡无香。稀疏略掺瑶台雪,升降常涵翠管浆。恰恨山中穷到骨,慈姑也遣入诗囊。”诗句描写了茨菰花的美丽可人,更可贵的是茨菰还有顽强的生命力,穷到骨的深山中,也能发现它的踪影。宋代陈与义的《盆池》的“三尺清池窗外开,茨菰闲戏鱼儿回。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分明是一幅闲适惬意的水墨诗意图。而画家们也常把茨菰作为创作素材,国画大家齐白石画过《游虾茨菰图》,李苦禅也画过《茨菰鱼鹰图》。

年岁渐长,有了诸般人生况味的体验,蓦然发现茨菰变得可口起来,我已接纳了它那淡淡的苦味,而吃在嘴里颇有嚼头的感觉也让人回味无穷。8年前到了西北边陲工作,从此对以茨菰为原料做的菜情有独钟,虽然西北大地不适合种植茨菰,但在物流越来越方便,在异乡能吃上茨菰烧肉、红烧茨菰等这些菜也不再是奢望了。

乡村初冬

张勇

乡村的初冬温暖中含有些许寒冷。让人想到慈祥的母亲,想到一首婉约的古诗,那祥和的阳光下,一树一树鸟鸣叽叽喳喳着快乐,银杏叶一片金黄,红红的柿树叶纷纷飘落,乡村在灿烂阳光下,同样多姿多彩,诗情画意。

初冬是乡村闲静的季节,送走孩子去学校后,乡亲们就没事了,老人们喜欢找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,摆一张桌子,几个人围成一圈,纸牌或者打麻将,静静享初冬的慢时光。或者什么都不做,搬一把椅子到太阳底下,眯缝起眼睛,懒懒地晒着太阳,惬意而舒适。或者端一壶热茶,一边闲聊,一边品味茶香茶暖,充满惬意。

初冬时节,我们乡下还能看到另一番景象,庄前屋后,路边村旁,一树一树柿红别具一番风景,那一棵一棵柿子树,红叶稀疏,红红的柿子簇拥着,像火,像梦,像一串串圆圆的红灯笼,别具一番风光。红艳的果子仿佛是这个村庄的精灵,耀耀夺目,十分好看。那些柿树,别样的昂扬,别样的振奋,挑起一盏盏“红灯笼”,在这个冷清的时节,也就点燃了一簇簇希望和温暖,点燃了乡村红红的梦,点

燃了村庄的憧憬,让人信感明媚,顿觉振奋。

田野,麦苗的嫩绿铺展着大地的色彩。嫩绿的麦苗伸展着细细的手臂,摇曳着冬日乡村的绿意,让季节充满了蓬勃生机。这嫩绿,一大片接一大片,放眼望去,广阔辽远,让人充满希望。

树木依旧挺立着自己的个性。但是树叶明显改变了自己的从前,有的树叶金黄璀璨,有的娇艳透红,有的绿中泛黄,就这样一道黄,一道儿红,让初冬的村庄多色彩斑斓,简直就是幅优美的风景画。树叶的飘落最为频繁,西风如刀,那些娇气的树木经不住凛冽的西北风,树叶纷纷飘落,在寒风中飘然而去,顺着风向走完生命的尾声。看着纷纷飘落的树叶,禁不住捡起乡村的往事,乡村的老屋盛满暖暖的故事,期待着门铃声响起……

雨是淡淡的,细密而朦胧,伴随着雨滴,冷随即而降。风紧了,那密织的雨滴便夹杂出细小的雪粒,一落地就化雪成水了。初冬的雨雪,让庄稼人家放下农活,可以尽情歇息了。这初冬的雨,轻柔潇洒,干净利落,没有一点秋雨的缠绵。但给乡村带来些许滋润,让干旱的初冬有了湿润,让田野的庄稼也透亮鲜亮,充满蓬勃。

月光格外地冰冷,但炉火更暖,夜晚悠长的梦境伴着炉火的暖意融化乡村的向往,乡村的梦悄悄走向美好……

翰墨风华醉白池

贾丽

旧园的基础上,以一泓清池为中心,加盖了堂、轩、亭、舫、榭,使得庭院相接,亭台错落,长廊回环,一泓池水宛若嵌入的一面镜子。池周古木参天,草堂跨于池上,堂之东为一座明式风格的四面厅,廊亭依水,鱼乐池中。宋代宰相韩琦仰慕唐朝诗人白居易晚年以饮酒咏诗为乐,建私宅命名为“醉白堂”,同样痴迷于白居易诗篇的顾大申便雅仿先贤,将自己的池上园林命名为“醉白池”。

光阴荏苒,日月如流,风风雨雨370多年后的今天,醉白池历久弥新,风貌更佳。

醉白池占地76亩,为园中建筑格局,外园是1958-1959年扩建的,内园是醉白池的核心,它汇集了江南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华,以白居易佳作《池上篇》为蓝本,以堂、轩、亭、舫、榭、池组成主体建筑群,包括雪梅香、草堂烟雨、醉白清荷、柱颊琴音、乐天幽篁、邦彦碑



白云秋风吟枫叶

张金贵 摄

華亭風

李白君书

诗话柳堡

阿屯

祖的梦想,足够远方的来客从容地朗读,甚至读出崭新的篇章。

水产是柳堡不得不提的辉煌,那里出道的鱼虾蟹鳖,沿着一幅辽阔的美食分布图,不辞辛劳,跋山涉水,将舌尖上的享受传播天涯海角。远方的人们,在优哉游哉的慢生活中,不忘给一种滋味定义为“柳堡”。

柳堡的好风光,在重建的古刹、果园、湖荡以及星罗棋布的乡村公园、游乐场。候鸟视这里为天堂,无数的珍禽野兽,把柳堡当成了童年的故乡。

如花的日子,镀亮了柳堡数万张笑脸。太阳似追光灯,照出柳堡抬头纹里的喜悦。游人的取景框少不了一处处红色遗迹,先贤与英雄的名号,无声地交待着幸福生活的源头和基因。

或许柳堡诗话只是人间画卷薄薄的一页,那些从校园里走出的孩子,比诗人更有雅兴,跟着无人机的翅膀,将柳堡从上到下、从里到外仔细地打量、欣赏、抚摸一遍。

量,更快地把土豆烤熟。

终于,土豆熟了,老校工把它们扒出来,我和小羽一人捧一个去找自己的父亲。父亲帮我们剥掉表面的一层皮,一股白色的热气立即从淡黄色的内瓤腾起,伴随着的是诱人的香味。吃着热乎乎的烤土豆,感觉外面飘雪的冷天也不可怕了。

童年时,乡里没有专门的理发店,理发都是找有技术和工具的熟人帮忙。一个早晨,父亲带我去学校理发。进了办公室,感觉异常的暖和,有人已经在理了。老校工忙来忙去地给壶加水、捅炉子、拌煤。炉子呼呼地响着,铁壶咝咝地叫着,它们正急着合力烧开一壶水。理完发的老师就用水洗头,洗完再修一下就好了。我觉得那天出力最多的似乎不是理发师,而是火炉和水壶,因为它们始终在不停地烧,要烧喝的水,还要烧洗头的水,别人休息了,它们还在忙。

如烟往事已过多,当年的砖瓦房已变成了楼房。现在经过这里,想起那些只是怀旧吗?似乎不全是。

松江古典园林醉白池,醉在身披“金甲”的古银杏里,醉在红枫烈焰般的燃烧里,醉在古樟树的郁郁葱葱里,醉在历代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里……

王诜一个身份是画家,一个身份是驸马,家宅西园曾是苏东坡朋友圈主要的雅集中心。元祐年间,王诜在西园举办了一场重量级的聚会,邀约了以苏东坡为首的16位文艺界顶级精英,除苏东坡兄弟外,还有黄庭坚、米芾等,白描大师李公麟以绘画方式记录了这次雅集。西园雅集可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相媲美。蔡肇也是当时的座上客。蔡肇老家江苏,一众师友中,与云间名士朱之纯颇为投缘。

朱之纯生于1046年,元祐六年春,即1091年45岁时才得中进士。令人意外的是,他没有谒选官职,元符年间就归乡隐居。因家境优渥,朱之纯修建了一座十分精致奢华的私家园林,又因偶像陆机曾有诗说“仿佛谷水之阳”,故取名“谷阳园”,并自号“谷阳先生”。好友蔡肇特为此园友情题诗《题朱之纯谷阳园》,令这处园子声名鹊起。

之后数百年间,宅院几经兴废,几经劫难,但其别致典雅之风从未消退,吸引着无数文人雅士安放情怀,也深情呵护,使得院落面积也不断扩大。明清历年间,大书画家、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在此处建造“四面厅”“凝舫”等建筑,并聚集了一批诗人骚客在此品诗作画、下棋抚琴,颇有当年西园雅集的风采。

真正让这座园子大放异彩的是清顺康年间工部郎中顾大申。史料称其“精水利,工诗文,善画山水,画作上追董、巨;下承黄、王,为松江画派之后劲”。在他浓墨重彩的人生中,最大的成就便是让“谷阳园”华丽转身为江南名园“醉白池”。他在原有

柳堡的名字挂在遍地生长的柳树之上。一部以柳堡命名的电影,为柳堡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好名声。

传说里,还有更多的素材可供取舍。从里下河地区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,伴随着“十二月调情”之类的歌谣,一路吹拉弹唱,字正腔圆。

柳堡河的水,清得像少女的眼睛。蓝天的倒影,已经无法用任何的修辞造句。一座座小村庄,如横卧在水边的笛子,吹得开千亩菜花、万亩荷香。

随处可见的大桥,铺开了故乡腾飞的起跑线。一部镇志、村里志满载着光宗耀

那年那房那火炉

刘新宁

朔风渐起的时节,我又回了一次故乡。路还是那条路,时光却已经过去了30多年。经过一幢三层楼房的院落,听着里面的喧闹,我不由驻足。

这是一所学校,也是乡里唯一的中学,当年父亲是这里的老师,我也常来玩耍。但那时的学校还不是楼房,整个乡里也找不出一幢楼。当时的学校是土坯围墙,两排砖瓦房。老师办公室就在后面一排房子的中部,是一间带跨房的大屋子。对这里印象最深的多半是发生在冬天的事儿。

一年元日的前一天,我和邻居的小羽来这里玩,他父亲是这里的体育老师。那天天下着小雪,很冷,走进走廊,雪和寒风便被我们甩在外面了。推开办公室的门,一股暖融融的气息扑面而来,几个教师有的

在忙着自己手中的事儿,有的在说话。屋子中间有一个红砖火炉,上面接着铁皮炉筒,烧得正欢快,炉子上坐着一个烧得半黑的白铁皮水壶,正发出咝咝的声音。

老校工拎起铁壶,往炉子里添了点煤块,又用炉钩子在下面捅了捅,火一下子旺了,炉筒子也随发出轻微的咝咝声,那是衔接处因热膨胀产生的。壶里的水也越发喧哗起来。

老校工看我们两个小孩子去了,出去拿回几个土豆,放在炉子下面。过了一会儿,传出土豆烧熟的香味,我和小羽馋得不行,眼巴巴地望着炉膛。老校工说还没熟透,得等一会儿。这一会儿竟是那样的漫长。他拿起炉钩子又捅了捅炉篦子,落下一些带着火星的灰来,以加大炉膛里的热